

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嶺南之西樵也
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
集山中 西樵觀音信仰研究

學之山西樵山石器以義

鄭健宏 著

石器為

廣闊區域出現

明代理學明中期到

二見代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集山中
西樵观音信仰研究

郑健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樵观音信仰研究 / 郑健宏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ISBN 978-7-5495-8967-8

I. ①西… II. ①郑… III. ①观音—信仰—研究—南海区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635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 字数: 160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梁广大 蒋顺威 陈春声

主 编:温春来 梁耀斌 梁全财

副主编:黄国信 黄颂华 梁惠颜 邝 倩 倪俊明 林子雄

编 委:(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 琛 陈俊勳 陈荣全 关 祥 黄国信 黄浩森

黄颂华 邝 倩 李 乐 李启锐 黎三牛 黎耀坤

梁惠颜 梁结霞 梁全财 梁耀斌 林少青 林兆帆

林子雄 刘国良 龙华强 倪俊明 欧美萍 区权章

潘国雄 任建敏 任文仓 谭国洪 温春来 吴国聪

肖启良 余兆礼 张国英 张傑龙 张明基 周广佳

丛书总序

温春来 梁耀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套围绕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编修的丛书。为一个镇编一套丛书并不出奇,但为一个镇编撰一套多达两三百种图书的丛书可能就比较罕见了。编者的想法其实挺简单,就是要全面整理西樵镇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索一条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途径。最后编成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仅仅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呈现西樵镇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底蕴。丛书编者秉持现代学术理念,并非好大喜功之辈。仅仅为确定丛书框架与大致书目,编委会就组织七八人,研读各个版本之西樵方志,通过各种途径检索全国各大公藏机构之古籍书目,并多次深入西樵镇各村开展田野调查,总计历时六月余之久。随着调研的深入,编委会益发感觉到面对着的是一片浩瀚无涯的知识与思想的海洋,于是经过反复讨论、磋商,决定根据西樵的实际情况,编修一套有品位、有深度、能在当代树立典范并能够传诸后世的大型丛书。

天下之西樵

明嘉靖初年,浙江著名学者方豪在《西樵书院记》中感慨:“西樵者,

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①此话系因当时著名理学家、一代名臣方献夫而发，有其特定的语境，但却在无意之间精当地揭示了西樵在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西樵镇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区西南部，北距省城广州40多公里，以境内之西樵山而得名。西樵山由第三纪古火山喷发而成，山峰石色绚烂如锦。相传广州人前往东南罗浮山采樵，谓之东樵，往西面锦石山采樵，谓之西樵，“南粤名山数二樵”之说长期流传，在广西俗语中也有“桂林家家晓，广东数二樵”之句。珠江三角洲平野数百里，西樵山拔地而起于西江、北江之间，面积约14平方公里，中央主峰大科峰海拔340余米。据说过去大科峰上有观日台，鸡鸣登临可观日出，夜间可看到羊城灯火。如今登上大科峰，一览山下鱼塘河涌纵横，阡阡闾闾错落相间，西、北两江左右为带。^②

西樵山幽深秀丽，是广东著名风景区。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她为核心的一块仅有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不断产生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财富以及能够成为某个时代标签的历史人物。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发育于海湾内的复合三角洲，其发育包括围田平原和沙田平原的先后形成过程。西樵山见证了这一过程，并且在这一片广阔区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多次喷发后熄灭的古火山丘，组成西樵山山体的岩石种类多样，其中有华南地区并不多见的霏细岩与燧石，这两种岩石因石质坚硬等原因，成为古人类制作石器的理想材料。大约6000年前，当今天的珠江三角洲还是洲潭遍布、一片汪洋的时候，这一片地域的史前人类，就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优质石料蕴藏丰富的西樵山，寻找制造生产工具的原料，留下了大量打制、磨制的双肩石器和大批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在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看来，当时的西樵山是我国南方最大规模的采石场和新石器制造基地，北方

① 方豪，《棠陵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4册），卷3，《记·西樵书院记》。

② 参见曾骥《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考古遗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只有山西鹅毛口能与之比肩,因此把它们并列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南北两大石器制造场^①,并率先提出了考古学意义上的“西樵山文化”^②。以霏细岩双肩石器为代表的西樵山石器制品在珠三角的广泛分布,意味着该地区“出现了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换”^③,这些凝聚着人类早期智慧的工具,指引了岭南农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有学者将西樵山形象地比喻为“珠江文明的灯塔”^④。除珠江三角洲外,以霏细岩为原料的西樵山双肩石器,还广泛发现于粤西、广西及东南亚半岛的新石器至青铜时期遗址,显示出濒临大海的西樵古遗址,不但是新石器时代南中国文明的一个象征,而且其影响与意义还可以放到东南亚文明的范围中去理解。

不过,文字所载的西樵历史并没有考古文化那么久远。尽管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南越王赵佗陪同汉朝使臣陆贾游山、唐末曹松推广种茶、南汉开国皇帝之兄刘隐宴游是很重要的事件,但在留存于世的文献系统中,西樵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出现要晚至明代中叶,这与珠江三角洲在经济、文化上的崛起是一脉相承的。当时,著名理学家湛若水、霍韬以及西樵人方献夫等在西樵山分别建立了书院,长期在此读书、讲学,他们许多思想产生或阐释于西樵的山水之间,例如湛若水在西樵设教,门人记其所言,是为《樵语》。方献夫在《西樵遗稿》中谈到了他与湛、霍二人在西樵切磋学问的情景:“三(书)院鼎峙,予三人常来往,讲学其间,藏修十余年。”^⑤王阳明对三人的论学非常期许,希望他们珍惜机会,时时相聚,为后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话,他致信湛若水时称:“叔贤(即方献夫)志节远出流俗,渭先(即霍韬)虽未久处,一见知为忠信之士,乃闻不时一相见,何耶?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容易失却此大机会,是使后人而复惜后人也!”^⑥西樵山与作为明代思想与学术主流的理学之关系,

① 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② 贾兰坡:《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理论与实践》,1960年第3期。

③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④ 曾骥:《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考古遗址》,第30—42页。

⑤ 方献夫:《西樵遗稿》,康熙三十五年(1696)方林鹤重刊本,卷6,《石泉书院记》。

⑥ 王阳明:《王文成全书》,四库本,卷4,《文录·书一·答甘泉二》。

意味着她已成为一座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人文名山,这正是方豪“天下之西樵”的涵义。清人刘子秀亦云:“当湛子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①方豪同时还称:“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也。”一语道出了人文西樵所具有的长久生命力。这一点方豪也没有说错,除上述几位理学家外,从明中叶迄今,还有众多知名学者与文章大家,诸如陈白沙、李孔修、庞嵩、何维柏、戚继光、郭棐、叶春及、李待问、屈大均、袁枚、李调元、温汝适、朱次琦、康有为、丘逢甲、郭沫若、董必武、秦牧、贺敬之、赵朴初等等,留下了吟咏西樵山的诗、文,今天我们走进西樵山,还可发现 140 多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翠岩、九龙岩、金鼠壟、白云洞等处。与西樵成为岭南人文的景观象征相应的是山志编修。嘉靖年间,湛若水弟子周学心编纂了最早的《西樵山志》,万历年间,霍韬从孙霍尚守以周氏《樵志》“夸诞失实”之故而再修《西樵山志》,清初罗国器又加以重修,这三部方志已佚失,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乾隆初年西樵人士马符录留下的志书。除山志外,直接以西樵山为主题的书籍尚有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西樵游览记》、道光年间的《西樵白云洞志》、光绪年间的《纪游西樵山记》等。

晚清以降,西樵山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是今天西樵镇范围)产生了一批在思想、艺术、实业、学术、武术等方面走在今天最前沿的人物,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缩影。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民族工业先驱陈启沅、“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岭南第一才女”冼玉清、粤剧大师任剑辉等西樵乡贤,都成为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明代诸理学家讲学时期的西樵山,已非与世隔绝的修身之地,而是与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西樵镇地处西、北江航道流经地域,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境内河网交错,河涌多达 19 条,总长度

^① 刘子秀,《西樵游览记》,道光十三年(1833)补刊本,卷2,《图说》。

120多公里,将镇内各村联成一片,并可外达佛山、广州等地。^①传统时期,西樵的许多墟市,正是在这些水边兴起的。今镇政府所在地官山,在正德、嘉靖年间已发展成为观(官)山市,是为西樵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墟市。据统计,明清时期,全境共有墟市78个。^②西樵山上的石材、茶叶可通过水路和墟市,满足远近各方的需求。一直到晚清之前,茶业在西樵都堪称举足轻重,清人称“樵茶甲南海,山民以茶为业,鬻茶而举火者万家”^③。当年山上主要的采石地点、后由于地下水浸漫而放弃的石燕岩洞,因生产遗迹完整且水陆结合而受到考古学界重视,成为继原始石器制造场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遗址。

水网纵横的环境使得珠江三角洲堤围遍布,西樵山刚好地处横跨南海、顺德两地的著名大型堤围——桑园围中,而且是桑园围形成的地理基础之一。历史时期,西、北江的沙泥沿着西樵山和龙江山、锦屏山等海湾中岛屿或丘陵台地旁边逐渐沉积下来。宋代珠江三角洲冲积加快,人们开始零星星地修筑一些“秋栏基”以阻挡潮水对田地的浸泛,这就是桑园围修筑的起因。^④明清时期在桑园围内发展起了著名的果基、桑基鱼塘,使这里成为珠江三角洲最为繁庶之地。不难想象仅仅在几十年前,西樵山还是被簇拥在一望无际的桑林鱼塘间的景象。如今桑林虽已大都变为菜地、道路和楼房,但从西樵山山南路下山,走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尚可见数万亩连片的鱼塘,这片鱼塘现已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单位,是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保护最好、最为完整的(桑基)鱼塘之一。

桑基鱼塘在明清时期达于鼎盛,成为珠三角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伴生的,是另一个重要产业——缫丝与纺织的兴盛。联系到这段历史,由西樵人陈启沅在自己的家乡来建立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缫丝

① 《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192页。

② 《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第393页。

③ 刘子秀:《西樵游览记》,卷10,《名贤》。

④ 曾少卓:《桑园围自然背景的变化》,中国水利学会等编《桑园围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讨论会论文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厂就在情理之中了。开厂之初,陈启沅招聘的工人,大都来自今西樵镇的筒村与吉水村一带,而陈启沅本人,也深深介入到了西樵的地方事务之中。^①从这个层面上看,把西樵视为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源地或许并非溢美之辞。但传统缫丝的从业者数量仍然庞大,据光绪年间南海知县徐旻陞的描述,当时西樵一带以纺织为业的机工有三四万人。^②作为产生了黄飞鸿这样深具符号性意义的南拳名家的西樵,武术风气浓厚,机工们大都习武,并且围绕锦纶堂组织起来,形成了令官府感到威胁的力量。民国初年,西樵民乐村的程姓村民,对原来只能织单一平纹纱的织机进行改革,运用起综的小提花和人力扯花方法,发明了马鞍丝织提花绞综,首创具有扭眼通花团的新品种——香云纱,开创苧纱绸类丝织先河。香云纱轻薄柔软而富有身骨,深受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富人喜欢,在欧洲也被视为珍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香云纱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民乐林村程家一族600人,除1人务农之外,均以织纱为业。^③随着化纤织物的兴起,香云纱因工艺繁复、生产周期长等原因失去了竞争力,但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西樵不仅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地位显赫,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1998年,中国第一家纺织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在西樵建成。2002年12月,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西樵“中国面料名镇”称号。^④2004年,西樵成为全国首个纺织产业升级示范区,国家级纺织检测研发机构相继进驻,纺织产业创新平台不断完善。^⑤据不完全统计,西樵整个纺织行业每年开发的新产品有上万个。^⑥

除上文提及的武术、香云纱工艺外,更多的西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

① 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2卷《经济工商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784—787页。

② 徐旻陞,《办理学堂乡情形第二禀》,载《皇朝经世文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卷83,《兵政·剿匪下》。

③ 《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第323页。

④ 《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第303—304页。

⑤ 《西樵纺织行业加快自主创新能力》,见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主办、中国纺织信息中心承办之“中国纺织工业信息网”,<http://news.ctei.gov.cn/zxzx-lmxx/12495.htm>。

⑥ 《开发创新走向国际 西樵纺织企业年开发新品上万个》,见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主办、中国纺织信息中心承办之“中国纺织工业信息网”,<http://news.ctei.gov.cn/zxzx-lmxx/12496.htm>。

种信仰与仪式。西樵信仰日众多,其中较著名者有观音开库、观音诞、大仙诞、北帝诞、师傅诞、婆娘诞、土地诞、龙母诞等。据统计,全镇共拥有105处民间信仰场所,其中除去建筑时间不详者,可以明确断代的,建于宋代的有3所,即百西村六祖庙、西边三帝庙、牌楼周爷庙;建于元明间的有1所,即河溪北帝庙;建于明代的有2所,分别是百西村北帝祖庙和百西村洪圣庙;建于清代的庙宇有28所;其余要么是建于民国,要么是改革开放后重建,真正的新建信仰场所寥寥无几。^①除神庙外,西樵的每个自然村落中都分布着数量不等的祠堂,相较于西樵山上的那些理学圣地,神灵与祖先无疑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西樵的一些神灵信仰日,如观音诞、大仙诞,影响远及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乃至香港,每年都吸引数十万人前来朝圣。

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

上文对西樵的一些初步勾勒,揭示了岭南历史与文化的几个重要面相。进而言之,从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角度去看,西樵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文化财富与历史人物,或者具有全国性意义,或者可以放在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多元化的辩证中去理解,正所谓“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不吝人力与物力,将博大精深的西樵文化遗产全面发掘、整理并呈现出来,是当代西樵各界人士以及有志于推动岭南地方文化建设的学者们的共同责任。这决定了《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不是一个简单的跟风行为,也不是一个随便的权宜之计。丛书是展现给世界看的,也是展现给未来看的,我们力图把这片浩瀚无涯的知识宝库呈现于世人之前,我们更希望,过了很多年之后,西樵的子孙们,仍然能够为这套丛书而感到骄傲,所有对岭南历史与文化感兴趣的人们,能够感激这套丛书为他们做了非常重要的资料积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经过反复讨

^① 梁耀斌:《广东省佛山市西樵镇民间信仰的现状与管理研究》,中山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论,编委会确定了丛书的基本内容与收录原则,其详可参见丛书之“编撰凡例”,在此仅作如下补充说明。

丛书尚在方案论证阶段,许多知情者就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名之为“西樵版四库全书”,这个有趣的概括非常切合我们对丛书品位的追求,且颇具宣传效应,是对我们的一种理解和鼓舞。但较之四库全书编修的时代,当代人对文化与学术的理解显然更具多元性与平民情怀,那个时代有资格列入“四库”的,主要是知识精英们创造的文字资料,我们固会以穷搜极讨的态度,不遗余力地搜集这类资料,但我们同样重视寻常百姓书写的文献,诸如家谱、契约、书信等等,它们现在大都散存于民间,保存状况非常糟糕,如果不及时搜集,就会逐渐毁损消亡。

能够体现丛书编者的现代意识的,还有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以遵循学术规范为前提,通过深入田野调查撰写的描述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这两部分内容加上各种历史文献,构成了完整的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目前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地方政府,均尚未有意识地根据这三大类别,对某个地域的传统文化展开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无疑具有较大开拓性、前瞻性与示范性。丛书编者进而提出了“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这一概念,意即抛弃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扎扎实实地将地方传统文化全面发掘并呈现出来,形成能够促进学术积累并能够传诸后世的资料宝库,在真正体现出一个地方的文化深度与品位的同时,为相关的文化产业开发提供坚实基础。希望《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的推出,在这个方面能产生积极影响。

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成果

西樵人文底蕴深厚,这是丛书能够编撰的基础;西樵镇地处繁华的珠江三角洲,则使得丛书编撰有了充足的物质保障。然而,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能够实施,光凭天时、地利是不够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心者所表现

出来的“人和”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2009年底,西樵镇党委和政府就有了整理、出版西樵文献的想法,次年1月,镇党委书记邀请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几位教授专程到西樵讨论此事。通过几天的考察与交流,几位镇领导与中大学者一致认定,以现代学术理念为指导,为了全面呈现西樵文化,必须将文献作者的范围从精英层面扩展到普通百姓,并且应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也包括进来,形成一套《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为了慎重起见,决定由中大历史学系几位教授组织力量进行先期调研,确定丛书编撰的可行性与规模。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调研组将成果提交给西樵镇党委,由相关领导与学者坐下来反复讨论、修改、再讨论……,并广泛征求西樵地方文化人士的意见,与他们进行座谈。历时两个多月,逐渐拟定了丛书的编撰凡例与大致书目,并汇报给南海区委、区政府与中山大学校方,得到了高度重视与支持。2010年9月底,签定了合作协议,组成了《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决定由西樵镇政府出资并负责协调与联络,由中山大学相关学者牵头,组织研究力量具体实施丛书的编撰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是近年来中山大学与南海区区政府广泛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并为双方更深入地进行文化领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11年6月,中山大学与南海区政府决定在西樵山共建“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康有为当年读书的三湖书院,经重修后将作为研究院的办公场所与教学、研究基地。岭南文化研究院秉持高水准、国际化、开放式的发展定位,将集科学研究、教学、学术交流、服务地方为一体,力争建设成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人才培养基地。研究院的成立,是对西樵作为岭南文化精粹所在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的肯定,编撰《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院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已超越温饱阶段,人民普遍有更高层次追求,同时市场意识又已深入人心,中国当代社会,传统文化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态势。这对地方政府与学术界都是新的机遇,同时也产生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在直接

的经济利益与谨严求真的文化研究之间寻求平衡？我们是追求短期的物质收获还是长期的区域形象？当各地都在弘扬自己的文化之际，如何将本地的文化建设得具有更大的气魄和胸襟？《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或许可以视为对这些见仁见智问题的一种回答。

丛书编撰凡例

一、本丛书的“西樵”指的是以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为核心、以文献形成时的西樵地域概念为范围的区域,如今日之丹灶、九江、吉利、龙津、沙头等地,均根据历史情况具体处理。

二、本丛书旨在全面发掘并弘扬西樵历史文化,其基本内容分为三大类别:(1)历史文献(如志乘、家乘、乡贤寓贤之论著、金石、档案、民间文书以及纪念乡贤寓贤之著述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述史、传说、民谣与民谚、民俗与民间信仰、生产技艺等);(3)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如地貌、景观、遗址、建筑等)。扩展内容分为两大类别:(1)有关西樵文化的研究论著;(2)有关西樵的通俗读物。出版时,分别以《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历史文献系列》、《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研究论著系列》、《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通俗读物系列》命名。

三、本丛书收录之历史文献,其作者应已盖棺定论(即于2010年1月1日之前谢世);如作者为乡贤,则其出生地应属于当时的西樵区域;如作者为寓贤,则作者曾生活于当时的西樵区域内。

四、乡贤著述,不论其内容是否直接涉及西樵,但凡该著作具有文化文献价值,可代表西樵人之文化成就,即收录之;寓贤著述,但凡作者因在西樵活动而有相当知名度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则其著述内容无论是否与西樵有关,亦收录之;非乡贤及寓贤之著述,凡较多涉及当时的西樵区域之历史、文化、景观者,亦予收录。

五、本丛书所收录纪念乡贤之论著,遵行本凡例第三条所定之盖棺定论原则及第一条所定之地域限定,且丛书编者只搜集留存于世的相关纪念文字,不为乡贤新撰回忆与怀念文章。

六、本丛书收录之志乘,除此次编修丛书时新编之外,均编修于1949年之前。

七、本丛书收录之家乘,均编修于1949年之前,如系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修谱,可视情况选择谱序予以结集出版。地域上,以2010年1月1日之西樵行政区域为重点,如历史上属于西樵地区的百姓愿将族谱收入本丛书,亦从其愿。

八、本丛书收录之金石、档案和民间文书,均产生于1949年之前,且其存在地点或作者属于当时之西樵区域。

九、本丛书整理收录之西樵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上以2010年1月1日之西樵行政区域为准,内容包括传说、民谣、民谚、民俗、信仰、仪式、生产技艺及各行业各战线代表人物的口述史等,由专业人员在系统、深入的田野工作基础上,遵循相关学术规范撰述而成。

十、本丛书整理收录之西樵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地域上以2010年1月1日之西樵行政区域为准,由专业人员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遵循相关学术规范撰述而成。

十一、本丛书之研究论著系列,主要收录研究西樵的专著与单篇论文,以及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相关博士、硕士论文,由丛书编辑委员会邀请相关专家及高校合作收集整理或撰写而成。

十二、本丛书组织相关人士,就西樵文化撰写切合实际且具有较强可读性和宣传力度的作品,形成本丛书之通俗读物系列。

十三、本丛书视文献性质采取不同编辑方法。原文献系线装古籍或契约者,影印出版,并视情况添加评介、题注、附录等;如系碑刻,采用拓片或照片加文字等方式,并添加说明;如为民国及之后印行的文献,或影印出版,或重新录入排版,并视情况补充相关资料;新编书籍采用简体横排方式。

十四、本丛书撰有《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书目提要》一册。